

相关阅读

在“古代经典及其阐释文本”工作坊的专家讲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典文学最基本的政治属性是如何在《诗经》中建立起来,也能同时跨过大洋,了解到拉丁文学中的古典文本及其注疏,以及古希腊注疏传统对拉丁文学形成的重要性。中西方的古典学研究在这里融汇,也在这里碰撞出新的火花。本报特选编其中的精彩内容刊出,与君同享。

希腊文学的作者身份、副文本及阅读

■ 格伦·牟斯特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它从口头形式发展为书写文本,并取代了早期曾被视为经典的其他所有口头诗歌。由此看来,《荷马史诗》并非古希腊诗歌的开端,相反,它只是早期英雄诗歌长期发展后的创革。现存长篇版本的《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即已稳定)必定是出于某些原因才以书写形式来创作和传播的:首先,它太长、太复杂,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口头表演传统;第二,荷马的语言是由来自不同地方和时代的多种方言所组成,以史诗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没有人说过的语言。

我们再看古希腊文学中的作者身份问题。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人是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作者的经典文本的。如荷马的塑像所揭示,古代雕塑家以一种强烈的个人而理想的方式来想象荷马:他空无一物的眼窝同时指喻了他的目盲和诗意视觉的能力,微张的嘴唇表示他在吟咏自己的诗句,凹陷的脸庞象征他的年长和丰富阅历,额头的皱纹则显示了他常常凝思,浓密的头发和胡须展示出他的健壮和活力,僧侣式的发带暗示他将自己的智慧贡献给众神——所有这些特征都证明了,当想到诗歌的开端时,古希腊人都会想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可以自称为“那个诗人”的人,尽管荷马从未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归在自己名下。而且,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上百份早于荷马时代的古代诗歌残片,其大部分都著有作者,只有少部分为匿名。这些对著作权的宣示,包括以赫西俄德《神谱》为始的诗人在自己作品中的自命名,一定是从早期希腊的政治辩论中衍生而来的,因为辩论者必须说明自己的身份。同样的,就算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在其伟大的著作上也要先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其出身的地方:这



盲诗人荷马被胜利女神授以桂冠

与辩论家和诗人一样,他们必须写上自己的名字,既让人信服,也为其文字负责。这与中国文学起源最大的差异在于,作者概念在中国文学里几乎不存在,而在古希腊,一个没有作者的文学文本则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希腊经典从何而来?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古希腊的政治领袖就开始不断编辑重要文学文本的标准版本和合集,以期保证文本的稳定性和可信性。尤其是《荷马史诗》收集到了众多版本,并在亚历山大皇家图书馆学者的努力下达到了顶点。到公元前二世纪,这些学者发展出了一整套校对、订正和编辑的标准,它影响了欧洲文献学传统达两千多年,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即 1795 年,伟大的德国文献学家弗里德利奇·奥古斯特·伍尔夫发表《荷马导论》,新的标准才得以建立,并编辑出一个更为科学和本子。随后,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学家卡尔·拉什曼进一步系统化了古代文本的文献学研究。根据拉什曼的机械理论,需要对所有看得到的抄本和印刷本进行校对比较来分析出各版本间的谱系。

让我们回到早期和中古时代抄本的形式和物质性问题上。希腊写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副文本(即围绕着正文的文本),它们有各种形态类型,如标题、作者,

尤其是注文。关于注文,我们还应区分系统的和零散的副文本:零散的注文一般书写在经典的边缘空白处,和正文在同一页上;而更长的、系统的注文则不会抄在同一卷轴里,就算原抄本中有足够的空间。由此,阅读古希腊经典及其注释时,至少需要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他们不是安静地,而是念出声地阅读:其一读有正文的卷轴,其二读有注释的卷轴。因此,阅读不是独自的,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活动。

最后,我想谈谈寓言义和词源分析的注释方法。这是古希腊学者为其经典所发明的。我们以 1962 年意外发现的著名的代尔韦尼草纸为例。这件写本上有一首归于俄耳甫斯名下的古诗的注释。它显示早在公元前三到四世纪,古希腊人就发展出一种解读方法,把文本中某些特定的文句理解为是以一种完全相异的含义(寓言)有规律地编码而成,然后在同样规律的注释里,用“深层”的哲理意义(寓言义)来置换文本的字面或表层意义来解码。此外,古希腊人发明了一套词源学的解经艺术,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注释类型,这种类型自称能够通过辨识字词(包括古代名字)的原始意义来揭示其真实意义。可以说,现代的文本和语言分析、词源分析的基石之一,实为古希腊人之创造。

(上接第一版)

这些(还有更多)都是第一期工作坊的讨论成果——而这些成果是不可能从某个文学传统的孤立研究获得的,只能通过不同传统的对话得到。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三个传统的巨大差异及其各自的特征,得到了清晰的显现。而且,除了差异,还有共性:在每个传统中,经典

就是经典,会被逐渐积累起来的注疏所凸显出来。三个文学传统都同样认为,文学文本的含义不能通过文本的表层直接得到,而要求深层次的解经操作。图书馆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其体制控制在三个文学文化(和社会政治文化)中各有深浅。学校在所有地方都非常重要,只是我们对早期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总而言之,工作坊为未

来的研究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和启发——这些研究在持续关注自身文化的同时,还必将面向全球的古典学比较研究视野。

读书:工作坊以及研究中心的下一阶段将会有哪些动作?

柯马丁:第二期的工作坊“抄本研究”和文本物质性(Manuscript Studies and

根据《诗大序》,诗歌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规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据此,某种情境经验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并不可避免地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实际上,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这种诗歌产生的过程,是被发明来服务于影响最深广的阐释和注疏策略的。由于诗歌被看作是对历史环境的无意识反应,我们可以倒着来解读这个过程:从诗歌出发,回到它所象征的情感和作者意图,由此再回到更为原始的历史事件。在此模式中,“情”和“志”不是被主观感知的,而是客观的:被特定事件所触发的情感,在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人那里,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相同的表达形式。

对《诗经》的这种看法不仅统领了后来全部的文学传统,而且我们通过分析一些古代的注疏,也会发现这种看法暗含了一种关于作者身份的矛盾模式。我们想象的《诗经》的诗人并非其文本的主人:其诗歌的“作”(及物动词)与古希腊诗人的“作(ποιέω)”是不同的。诗歌产生的媒介不是作者而是环境。一如《关雎》中所见(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是诗歌本身“作”(意思为起,不及物动词)。这里暗示了一个古代诗歌是根本之真理的宣言:因为诗歌并不为作者所作、控制或操纵,而是因必然性而“作”(起),那它便只能陈述事实和真理。换言之,作者的弱姿态催生了诗歌本身的强姿态。从司马迁对自己,以及对孔子、屈原和其他人的作者身份的强调开始,随着时间推移,诗歌的表述迅速发展成作者的自述,这种“情感-表达”的范式统治了后来的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传统的汉代四家诗——毛诗、鲁诗、齐诗和韩诗仍然对作者身份言之甚少。

自从秦帝国建立博士官,早期帝国就试图通过经典化和审查制度的方式来控制和垄断《诗经》文本及其研究。汉代学官设立齐、鲁、韩三家诗的博士官,又列毛诗于学官。四家诗都将绝大部分的诗解读为对政治和道德败坏的统治者的政治批判。然后,就算是这种把诗看作政治批判的解读也最终为帝国所收编笼络——帝国在其太学中支持四家诗的教学。自此,从汉朝一直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里,中国诗歌一直保持着在“讽谏”的同时,又隶属于帝国的姿态。

当回顾《诗经》的古代注疏时,我们还可以探讨古典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讨论“诗”的:在先秦两汉时期,并没有对诗的正式定义,没有对其艺术性的讨论,没有对诗之写作与阅读的论述,没有独立作者身份的讨论,也没有对个体性格的强调。相反,早期的注家是从诗的目的,其在特定的交往环境中的应用方式(如在《左传》中的例子),以及其道德品质和目的来定义诗的。最重要的是,诗的应用十分灵活。如上海博物馆藏简书《孔子诗论》,它对《诗经》的很多独立诗篇进行了精简化,每首只用一到两个词。这样看来,《诗论》十分类似于

一本教学手册,指导学生该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首诗。

我们通过分析《诗经·蟋蟀》及其记载于清华简《耆夜》中的平行版本,还可以发现诗是如何被灵活应用于外交和批评演说场合的。这两个文本十分相似,以至不能看作是两首不同的诗,也十分的不同以致不能看作是同一首诗的两个版本。我认为,应把它们看作是采自“文本资料库”的诗的例证:即诗不是单一的、确定的和自给自足的表达单元,也不是原始地与一个作者或创作时刻捆绑在一起的。相反,每次某人想要吟诵或创作一首诗,他可以引用一个大体的主题和与此主题相关的诗歌资料库,并在同一个诗题下创作一个新的版本。在这种诗歌生产和接受的模式下,并不存在原始作者、不可改变的原始文本、书写作为保存文本的基本工具等概念。相反,诗歌生成、接受,甚至是注疏的重点,转向了诗歌在何种情况下能被重编和应用。

诗歌用以表演的传统,是伴随着早期帝国及其教学机构的发展(帝国学官,对某家诗文本及其注释世系的支持,帝国藏书馆等)而被固定为书写形式的。因此,汉人的注疏并非只是对某种存世经典的补充;相反,这些注疏也塑造和固定了经典本身。

《诗经》的早期形态问题

柯马丁

Materiality of Texts)”将于 2018 年 1 月举办,出席的学者包括早期和中古中国、后古典时代埃及、中世纪拉丁传统等领域领域的专家。第二次的“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将紧随之于 2018 年 4 月举行,届时还将会来自世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出席。2019 年与海外一些研究机构联合展开的研究计划也已在有序运作中。